

1997

1998

1999

2000

2001

2002

2003

2004

2005

2006

2007

2008

2009

2010

2011

2012

2013

2014

2015

2016

隨筆

2017中国年度随笔

徐南铁 主编

漓江年选 ■ 品质阅读 ■ 恒久珍藏

冯雷《读不完的老舍，逛不完是北京》

张德林《施蛰存教授历难记》

秦颖《许渊冲印象》

黄树森《鹤山地随想曲》

作梗《故乡，渐趋消散的吟唱》

王则楚《父亲王季思的诗友情缘》

刘齐《一个城市与两条河》

吴承学《晚明小品在二十世纪中国》

刘剑梅《拒绝遗忘的书写》

邓安庆《我们总在寂寞的灵魂深处相遇……》

漓江出版社



THE
JOURNAL OF
THE
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
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
VOLUME 100 PART 1 2000

ISSN 0022-2949

2017中国年度随笔

徐南铁 主编

漓江年选 ■ 品质阅读 ■ 恒久珍藏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7 中国年度随笔 / 徐南铁主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407-8224-5

I. ①2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2793 号

2017 ZHONGGUO NIANDU SUIBI

2017 中国年度随笔

主编: 徐南铁

责任编辑: 张 谦

助理编辑: 谢青芸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 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电话: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[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大营工业区 邮政编码: 101117]

开本: 69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 19.75 字数: 273 千字

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10-80584262]

目 录

contents

人 生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03 / 汤显祖的亢直与坚正 | 李建军 |
| 014 / 读不完的老舍，逛不完是北京 | 冯 雷 |
| 023 / 施蛰存教授历难记 | 张德林 |
| 031 / 纠结铸就伟大——柳青和他的《创业史》 | 阎 纲 |
| 042 / 邹圣脉：布衣硕儒的两难人生 | 马卡丹 |
| 051 / 最是斯文——记我的老师吴进仁先生 | 王 新 |
| 062 / 许渊冲印象 | 秦 颖 |
| 070 / 先生们 | 黄 轶 |
| 075 / 1979，我的高考 | 刘 迅 |
| 085 / 我们总在寂寞的灵魂深处相遇…… | 邓安庆 |

世 事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91 / 误读，在抽象画中造就的戏剧性 | 祖 慰 |
| 102 / 壳中事 | 沈世豪 |
| 109 / 鹤山地随想曲 | 黄树森 |

116 / 重温史铁生的两封旧信	石 湾
124 / 陶渊明和他的儿子们	顾 农
133 / 山中牲口今何在	王 选
138 / 这一场相会，并非梦一场	柯 军
145 / 隔篱邻舍广州音	徐南铁
151 / 如果在书店，一个读书人	江 飞
159 / 整容王国	[韩] 李贞玉

情 怀

167 / 谒杜甫墓	任 蒙
173 / 隐士帖	邓 涛
182 / 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：读宋词	张向荣
188 / 在千岛湖畔梦见了你	安 宁
194 / 《世说新语》与魏晋风流	杜华平
201 / 故乡，渐趋消散的吟唱	仵 埂
204 / 素颜的魅力	莲 子
210 / 父亲王季思的诗友情缘	王则楚
217 / 水仙辞	万华伟
224 / 一个城市与两条河	刘 齐
231 / 星 光	梁凤莲

言 说

239 / 启蒙是启蒙者的悲剧	丁 帆
243 / 晚明小品在二十世纪中国	吴承学

252 / “知行合一”与王阳明的“三不朽”	方志远
259 / 谈谈江西师大图书馆古籍书库的两部书	刘世南 曹红东
265 / 废墟与风流：阅读罗马的另一种方法	韩 晗
271 / 拒绝遗忘的书写	刘剑梅
277 / 湛若水名号考论	徐燕琳
283 / 谁道秋下一心愁——琉球汉诗的另一种解读	周朝晖
293 / 朱熹与紫阳过化	曾纪鑫
304 / 延续写作生命的三大因素	庄伟杰
309 / 跋	徐南铁

) 人 生

【主编者言】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，作者的笔触却不在其戏剧成就中徜徉，而是谈其性格、为人和行为方式。其实这是从根本谈戏剧，并由此解读中国文学、中国社会。

汤显祖的亢直与坚正

李建军

薇亦柔止，薇亦刚止。汤显祖是一个亦柔亦刚的人。就情感来看，他有一颗赤子之心，柔情似水，多爱不忍，对父母家人，对师长朋友，对黎民百姓，都真心相待，纯然一副热心肠，甚至，还有一副急人所急的侠义心肠。查继佐在《汤显祖传》中评价他说：“喜任侠，好急人。”这是沉甸甸的实话，而非轻飘飘的虚誉。

汤显祖有着南人的气质，温柔而多情，也有着北人的气骨，端翔而坚正。就性格来看，他刚正不阿，疾恶如仇，行己有耻，拒绝逢迎，曾先后于万历五年、万历八年，两次拒绝张居正的拉拢，《明史·汤显祖传》、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·汤遂昌显祖》、邹迪光《汤义仍先生传》等对此都有记载。邹迪光在《汤义仍先生传》里说，汤显祖未第之前，就已经名蔽天壤，为海内所倾仰。张居正为了抬高儿子的身价，两番接纳汤显祖，欲“啖以巍甲”，诱以大名大利，但都被汤显祖拒绝了，说：“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。”他认为，人一旦自欺或者欺人，便无足观矣，所以，他厌恶一切虚伪不诚的做派：“人之精神不欺，为生息之本，功名即真，犹是梦影，况伪者乎？”^①汤显祖像屈原、司马迁、杜甫

① 《汤显祖集全编》（四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 年，第 1780 页。引文标点，略异于原文。

和曹雪芹一样，是中国几千年来，人格上最为健康、灵魂最为干净的难得人物，是中国文学最为可靠的精神风标。

汤显祖对自己的道德期许是很高的，对自己的能力也是自信的。他在《答余中宇先生》中说：“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，为秀才业所消，复为屡上春官所消。然终不能消此真气。观察言色，发药良中。某颇有区区之略，可以变化天下。恨不见吾师言之，言之又似迂者然，今之世卒卒不可得行。唯吾师此时宜益以直道绳引天下，万无以前名自喜。”^①他之所以如此高自标树，把话说得很大很满，就是希望能有机会一展宏图，有机会靠着自己的正直和才能，为国家和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。他把“兼济天下”看得很重，未尝因为个人的成败利钝而轻忽之，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：“天下忘吾属易，吾属忘天下难也。”^②

作为一个认真而不苟且的人，他对自己时代的伪诈而诡滥的世风深恶痛绝。他在《与宜伶罗章二》中说：“如今世事总难认真，而况戏乎！若认真，并酒食钱物也不可久。我平生只为认真，所以做官做家，都不起耳。”^③纵然如此，他也不曾为了现实的利益，改变初衷，降身辱志，从而随随便便做人，马马虎虎做事。

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。明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戾气很重的恶时代，它缺乏最起码的文明教养，与莎士比亚所处的伊丽莎白时代比起来，它实在太不堪，是一个尚未脱离野蛮状态的典型的前现代社会。狭隘、傲慢、凶暴、冷酷，一切坏时代的烂毛病，它几乎全都有。它对黎民百姓缺乏哀矜之心，对知识分子充满疑忌和敌意，拿自己的官吏当奴隶。在很多方面，汤显祖都与自己的时代格格不入。在《青莲阁记》中，他通过与那些开明盛世的对照，尖锐地嘲笑和否定了自己的时代：

① 《汤显祖集全编》（四），第1758页。

② 《汤显祖集全编》（四），第1974页。

③ 《汤显祖集全编》（四），第2011页。

……季宣为人伟朗横绝，喜宾客。而芜城真州，故天下之轴也。四方游人，车盖帆影无绝。通江不见季宣，即色沮而神懊。以是季宣日与天下游士通从，相与浮拍跳踉，淋漓顿挫，以极其致。时时挟金、焦而临北固，为褰裳蹈海之谈。故常与游者，莫不眙愕相视，叹曰：“季宣殆青莲后身也。”相与颜其阁曰“青莲”。

季宣叹曰：“未敢然也。吾有友，江以西清远道人，试尝问之。”道人闻而嘻曰：“有是哉！古今人不相及，亦其时耳。世有有情之天下，有有法之天下。唐人受陈、隋风流，君臣游幸，率以才情自胜，则可以共浴华清，从阶升，娱广寒。令白也生今之世，滔荡零落，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，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。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，故季宣低眉而在此。假生白时，其才气凌厉一世，倒骑驴，就巾试面，岂足道哉！”海风江月，千古如斯。^①

在汤显祖看来，天下分两种：一种是“有情之天下”，一种是“有法之天下”。有情之天下，是有人情味的，给人活路和尊严的；而有法之天下，却是冷酷的，拿人不当人，让人们艰于呼吸，让英雄进退失据。唐代就属于有情之天下，而他自己的时代则属于有法之天下。在所谓有法之天下，人没有尊严，人的个性和才情，也都属于要被扭曲和毁灭的。所以，假如李白生于此时，也必束肩敛息，小心翼翼，毫无作为，反过来，假如让季宣生活在唐代，那么，他一定会有机会发挥才能，凌厉一世。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，汤显祖不仅对自己的时代极为不满，而且还言无禁忌，尖锐地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和不满。在血腥味很浓的朱明王朝，他的这些大逆不道的话，属于典型的“妄言罪”和“诽谤罪”，一旦被有司盯上，是很有可能被抓起来杀头的。

然而，汤显祖在《论辅臣科臣疏》所表现出来的硬气和亢直，却比这更加令人惊叹和倾服。这回，他直接批评了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几位大臣。

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个典型的朱姓皇帝，性格中充满了由朱元璋那里遗传下来的狭隘、多疑、刚愎、颀预和冷酷的东西。不仅如此，他身上还有几千年来

^① 《汤显祖集全编》（三），第1578页。句读标点，引者有所改动，略异于原文。

中国的暴君和昏君都有的坏毛病，例如，纵情声色，不理朝政，贪得无厌，巧取豪夺，文过而饰非，近小人而远君子，等等。糟糕的心性与败坏的生活，最终导致他气昏志惰，力倦神疲，近乎尸居余气。

迥远而神秘的上天，大概是——除了那些“无所畏惧”者之外——几乎所有傲慢的统治者唯一畏惧的对象。虽然，对人间的事物，万历皇帝素来无所畏惧，但是，对头顶上的神秘的苍天，他还是心怀虔敬和畏惧。几千年来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大都如此：不在乎近而可察的民心，不倾听切中弊害的谏言，却在乎高不可问的天意。至于那些既不恤人言，又不畏天命的暴君，那些视一切伟大事物皆为戈戈小物的独裁者，就更是等而下之，无足论也，唉！他们必给人间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和难以根除的祸患，也必将成为虽万死不足以赎其罪、引江海不足以浣其污的千古罪人。

却说，万历十九年，即公元1591年，天呈异象：有星如彗，长尺余；历胃、室、壁，长二尺；闰三月，丙寅朔，入娄。这个所谓“彗星”，即古人所说的“妖星”，也就是俗话所说的“扫帚星”，是可怕的不祥之兆。这些异象让朱翊钧心绪烦乱，惴惴不安。他按照官方的天象解释学，认为他一定是在德行上有什么过失，老天才如此警示他。

于是，朱翊钧便向帝国的官员们连下了两道与此有关的诏书。丁丑的“上谕”是：“兹者星象示异，天戒垂仁，咎在朕躬，深用儆惕。诸司大小臣工，各宜奉公率职，宣力分猷。一切怠玩私邪，虚文积弊，务加洗涤，以称朕修实应天至意。修省事宜，尔礼部查照举行。”^①紧接着，又下了一道己卯“上谕”：“迩来风尚贿嘱，事尚趋赴，内之效外，外之借内，甚无公直，好生欺蔽。且前者天垂星变群奸不道，汝等职司言责，何无一喙之忠，以免瘵旷之罪？汝等市恩取誉，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。至于鬻货欺君，嗜利不轨，汝等何独无言？且尔等岂不闻官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？何每以揄扬君恶，沽名速迁为也？尔等食何人之爵，受何人之禄？至于长奸酿乱，傍观避祸，无斥奸去逆之忠，任职

^① 毛效同编：《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》（上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111页。

何在？本部该拿问，重治姑且从轻各罚俸一年。”^①

如果说，在前一个“上谕”里，朱翊钧还虚虚地说了一句“咎在朕躬”的话，那么，在后一道“圣旨”里，他完全忘了这异常的天象，只与他有关系，不过是上天对他这个“天子”失望和不满的表示。也许是因为极度恐惧，感受到了心灵上难以承受之重，于是便转而迁怒于自己的“大小臣工”。他的话讲得无理、无礼又无力。他说自己臣下的一切所为，都是为了“市恩取誉”，为了“沽名速迁”；责骂他们简直是一群心肠恶毒的坏人，所谓“讪上要直”“鬻货欺君”“嗜利不轨”“长奸酿乱”“傍观避祸”，全都是居心不良之宵小，全都是落井下石、幸灾乐祸的恶徒。

因为他还不懂得“纳税人”这个概念，所以，他也就不明白，每个劳动者吃的都是自己的饭，而不是官家和“寡人”的饭，更不可能砸他朱家的锅，因而，他的“尔等食何人之爵，受何人之禄”的斥责，也就近乎毫无道理的胡搅蛮缠。

由这两个“上谕”可以看出，朱翊钧是一个性格和心性都很恶劣的皇帝。他雄猜多忌，一味切责，缺乏宽容博厚之心，显然是一个心胸狭隘、意识阴暗的人。他虽然年近而立，但其心智却几乎停留在未成年人的状态。他不知道，一个人在责备别人的时候，是很容易显示出自己的德行和人格的。他太喜欢用反问句，竟然一连用了四个，显得咄咄逼人，毫无涵养，使人看见他刻薄寡恩的德行。至于将六科十三道切责“罚俸一年”，就更没有道理——这种动辄就说“我们停他的饭”的任性做法，近乎无赖手段，实在太小家子气！

对这种弱智而又颟顸的“上谕”，一个稍有判断力的人，便可看出中间的问题，而对付它的最佳策略，就是采取等因奉此、虚应故事的办法，实在用不着老老实实在地回应它。天资聪颖、识见过人的汤显祖，肯定能看出万历皇帝的心性和德行上的问题。早在《天下之政出于一》中，汤显祖就将皇帝分为两种：一种是“时主”，一种是“明决之主”；前者其实就是低能的庸君：“极物而养，

^① 毛效同编：《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》（上），第111—112页。

备官而使，雕几欲綦采，台观欲甚除，音舞欲器昌，那娉芷罩欲烈，喜恶欲其应而给，言欲谀而动欲几。”^①万历官家不正是这样的皇帝吗？昏庸如此，你对他还能存什么幻想呢？然而，也许是汤显祖看到的问题，实在太多太严重，于是便很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，冀幸自己的亢直之言，能使皇帝有所觉悟，最终起到扫除积弊、端正风气的作用。

于是，他便写了著名的《论辅臣科臣疏》，上呈给皇帝朱翊钧。1591年的闰三月二十五日，汤显祖接到邸报，四月二十五日前，他的上疏就送到了神宗的手上。此疏写得非常精彩，端庄而又跳脱，沉雄而又犀利。这是一个42岁的非凡的能臣，写给一个29岁的平庸皇帝的掏心窝子的谏言。

先来解释文中涉及的两个官名。辅臣是指辅弼之臣，后多用以称宰相，在汤显祖的疏文中，具体是指申时行和张居正等人；所谓科臣，即科道官，也称监察御史，掌管监察百官、巡视郡县、纠正刑狱、肃整朝仪等事务，唐、宋两代仅为八品官，明代为正七品，清代为从五品。

开头第一段，他按惯例引用了朱翊钧的己卯“上谕”，然后，加上了自己的评语：“大哉王言，正君臣之义，诛邪佞之心，严矣粲矣。”

第二段一开始，汤显祖这样说道：“南部诸臣，捧读之余，不知所由。有云，此必言官以星变责难皇上，致有此谕。”这说明，朱翊钧所发的一通无名火，确实很不理性，很不合乎常情常理，以至于人们要猜测：他为何要说出这样一些狠话来？汤显祖巧妙地提到了朱翊钧曾对雒于仁等人的“狂愚直言，犹赐矜恕”，既然如此，那么，即使“言官有过言，必见温纳”。

汤显祖注意到，科道诸臣欺君徇私，而辅臣申时行则将“皇上威福之柄”移归己有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汤显祖坦白地说，这是因为人臣若非“天性公直”，则必然“要取富贵而已”。而申时行就是利用辅臣之大权，一手遮天，为自己豪取富贵。他为其子得中进士，大搞科场欺蔽。儿子考试“奏捷”，前来送礼的络绎不绝，“有牛马不计其数”。汤显祖查了日历，发现申时行为儿子“宴功之晨，

^① 《汤显祖集全编》（四），第2202页。

正星象示儆之夕也”。

那么，对这种现象，是不是就没有人站出来批评呢？或者像朱翊钧责备的那样，“何无一喙之忠”呢？当然不是的。事实上，御史丁此吕就曾“首发科场欺蔽”，揭发申时行科举考试作弊——汤显祖说：“此知上恩，效一喙之忠者也。”同样，御史万国钦，也曾批评过“边镇欺蔽”——在汤显祖看来，“此亦知上恩，效一喙之忠者也”^①。然而，这二人却被申时行利用关系，贬谪到边远的地方。申时行还利用“年例及不时补外二法”，来“牵耸众言官”，最终使那些正直的官员都“回心敛气”；而申时行“得以滔然无台谏之虞矣”。这就等于批评皇帝朱翊钧，既不了解官场腐败的具体情况和严重程度，也不了解那些正直的官员的“一喙之忠”，只知道逞口舌之快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通乱骂，大失为君之体。

问题是，申时行这样的辅臣为什么会如此横行无忌呢？汤显祖行文中隐含的判断是：因为皇帝低能和不作为。申时行儿子的事情一被揭发，他就向皇帝“旋行祈请”，朱翊钧不仅知道此事，而且根本未予追究，汤显祖重重地责诘道：“无乃要君甚乎！”^②这句话，既是责备申时行，也是责备朱翊钧的。

更为严重的是言官的腐败，所谓“嘱贿附势，盛作不忠之事，蹊窃富贵者，往往而是”。其中像杨文举这样的吏科官员，贪污尤其严重，几乎到了“所过鸡犬一空”的程度；不仅如此，他竟然还“刻掠饥民之膏余，攢挪赈帑之派数”。而这些申时行明明知道，却听之任之。而杨文举更是借着申时行的势力，阻塞言路，“腆颜奏禁诸臣言事矣”^③。总之，这一切都是辅臣申时行对皇上的“欺蔽”的结果。

如果说，这篇上疏对皇帝朱翊钧的批评还是委婉的，那么，到了最后一部分，汤显祖所说的“臣谓皇上可惜者有四”——皇上之爵禄可惜，皇上之人才可惜，皇上之法度可惜，皇上大有为之时可惜——就等于直接批评皇上实在太

① 《汤显祖集全编》（四），第1702—1703页。句读标点，引者有所改动，略异于原文。

② 《汤显祖集全编》（四），第1703页。

③ 《汤显祖集全编》（四），第1704页。

低能，连自己最宝贵的资源，都守护不住，为人所欺夺。尤其最后一个“可惜”，彰显了这样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：皇帝虽然“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”，但“前十年之政，张居正刚而有欲，以群私人嚣然坏之；后十年之政，时行柔而有欲，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”，皇帝的权力基本上处于一种被架空的状态。他建议皇上应该严厉处理申时行、杨文举和胡汝宁等人，并特别赞扬了“谨守宪令”的别谕都御史李世达，提醒皇帝，这样的人，“务令在内言事，在外宣风”。

事实上，明神宗朱翊钧的问题，远比汤显祖所批评的要严重。他懒于朝政，于上朝事，多有怠忽，至万历末年，“怠荒日甚，官缺多不补”；他贪于财货，与民夺利，因矿税之害，引发多次暴力抗争。赵翼历数此害，并总结道：“……诸税监益骄，所至肆虐，民不聊生，随地激变。迨帝崩，始用遗诏罢之，而毒痛已遍天下。论者谓明之亡，不亡于崇祯，而亡于万历云。”^①《明史》也批评朱翊钧：“因循牵制，晏处深宫，纲纪废弛，君臣否隔。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，与名节之士为仇讎，门户纷然角立。驯至愆、愍，邪党滋蔓。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，而不胜忿激，交相攻讦。以致人主蓄疑，贤奸杂用，溃败决裂，不可振救。故论者谓明之亡，实亡于神宗，岂不谅欤。”^②

汤显祖所说的问题，有具体人的权力腐败，也有重大的君权与相权的冲突，应该说全都是严峻而迫切的现实问题。倘若朱翊钧能够大度“温纳”，那么，晚明的很多社会问题，都会随之解决，而在1591—1620的29年间，种种社会问题，断不至于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然而，朱翊钧既没有接受批评的“雅量”，也没有辨别是非的眼光。他先是诱使“大小臣工”给自己提意见，引人入彀，但等说真话的“一喙之忠”来了的时候，他却龙颜一怒，“秋后算账”“围而歼之”，对进谏言的人毒施辣手、打击报复——将汤显祖贬谪到边鄙之地，做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编外小官——“徐闻县典史，添注”：“稍迁遂昌知县。二十六年上计京师，投劾归。又明年大计，

① 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534页。

② 张廷玉等撰：《明史》，卷二十一，本纪第二十一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第195页。